

商城
拾零

桃花雪

江岸

回家。

爹转身的时候，看到一只黑灰色的大狗从他身边的灌木丛中漠然走过去，大狗的身后，跟随着三只活蹦乱跳的小狗。小狗们停住了，有一只好奇地盯着他，有一只冲他龇龇牙，有一只伸过头来，嗅了嗅，然后纷纷追随大狗去了。这是谁家的狗呢，拖家带口地跑到这荒山野岭上，干什么呢？他有些纳闷。

爹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那群狗已经钻出灌木丛，回到被他挡住的山路上，逶迤而去。

爹觉得有趣，掏出手机，将狗群的背影和它们留在雪地上的凌乱脚印拍摄下来。它们的脚印，宛若朵朵小朵的梅花，在雪地上绽放。

回到家里，爹从锅里盛了一碗放得有些温乎的稀饭，就着一碟咸萝卜条，大口大口吃起来。爹正吃着饭，突然想起什么来，对娘说，也不知道谁家的一窝狗，在山上瞎逛呢，被我拍了下来。

娘拿起爹的手机，翻看着，突然惊叫起来，这哪里是狗啊，不是狼吗？

狼？咱黄泥湾多少年没有闹狼了，怎么会有狼？爹狐疑地说。

你看看，这拖在屁股后边的大尾巴，这毛色，这脚印，这哪能是狗呢？

哇，还真是哈，是不太像狗，我说狗怎么跑到山岭上了呢！

娘又紧张又兴奋地说，快，发个朋友圈，告诉大伙儿，山上有狼了！

爹放下饭碗，又端了起来，说，你又不是不会发，你发吧。

下午，山桃放学的时候，刚走出学校大门，就看到爹缩着脖子，袖着手，倚在墙角背风处，不停地跺脚。

爹，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山桃一边锁门，一边问。

老古话还真说对了，三月还有桃花雪。墙外几株桃树含苞待放时节，黄泥湾竟然纷纷扬扬下了一场雪。

山桃起床后，去厨房舀水洗漱的时候，爹早就起来了，把院子都扫完了。天上的雪花还有一个劲儿飘扬着，整个村庄一派银装素裹。

桃啊，今天还去学校吗？娘系着围裙，站在厨房门口问。

山桃说，哪怕天上下刀子，我顶着铁锅，也得去学校。下这么点儿雪，怕什么？

那你赶紧吃饭，吃过饭，让你爹送你去学校。娘摘下围裙，扑打着头上身上做饭时落下的草木灰。

学校离家一■远，她这么大的姑娘，还用人工送？爹将大扫帚扔到院子角落里。大扫帚晃了晃，依靠着墙角站住了。

娘白了爹一眼，说，你不送，我送，行了吧？

山桃出了门，爹默默地跟在她后面。翻过房后的这道岭，站在岭头上，就能看到对面山洼里的黄泥湾小学。爹是这所小学的毕业生，山桃也是。从家到学校这条路，即使闭着眼睛，父女俩也能摸过去。

山桃踩着雪，爬上山岭，积雪在她脚下咯咯吱吱地响。她站在山岭上，看着往山岭上爬着的爹，爹的脚下也咯咯吱吱地响。

好了，爹，就送到这儿吧。山桃扬着手臂，在风雪中划拉了一个圈儿，对爹说。

爹毕竟上了岁数，有些气喘。他还没走到山桃跟前，山桃已经像个淘气的孩子一样，坐在山坡上，往山下滑而去。

爹站在岭头上，看着山桃一会儿从树丛中闪出来，一会儿又隐身到树丛中去了，仿佛在和谁捉迷藏。终于，山桃到了山脚下，返身冲山上挥挥手，一溜烟儿地往学校跑去了。

这个鬼丫头，怎么就长不大呢！爹暗自嘀咕着，准备下山

灌河
夜话

秋拾

蒋戈天

涉过瘦条条的河水。秋凉如蛇
时光怀里，大山，一座宝库
丢失了锁藏的钥匙
她转身之际，腰间环佩叮当
那些幸福、辛酸的果子
闪烁少女的眼眸，入夜前，逐一被拾起

诚恳的根须深埋大地
幻想的枝叶昂首云端
当叩问岩石，暮晚的云朵送来几声
露水一般的回答
手握善良，揪住时光的马尾辫儿
荡一荡秋千，交出一份金质的爱恋

河流陷落后的城池，清高，沉寂
远去的马蹄，终要踏破黑暗的路口
拾起一截尘烟，看秋
泪眼朦胧
转瞬之际，落叶竟将我们紧紧覆盖

晒谷场

谢复锋

离开庄稼久了
我时常在心的最开阔处
暴晒谷子
把细微的潮气霉菌
用阳光过滤

是的，我有一块足够开阔的场地
用来拥抱阳光
把所有类似谷物的物件
统统镀上阳光的金色
以此抵御来自生活暗处的
侵蚀

所以我总是面带微笑
我把阳光作为我深沉的底色
所以微笑也是阳光灿烂的